

唐蘭著

古文文字學論

香港太平書局出版

古文
字學
導論

古文文字學導論

唐蘭著

出版發行：太

平書局

(香港雲咸街勝利大廈三〇二室)

經售處：各

大書局

承印者：大

光影版印刷公司

(九龍標樹街十九號十二樓)

定

價：(上下二冊) 港幣 十元

正

(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版)

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

自敘

這本書在很短的時期內居然寫成了。蒙馬叔平沈兼士兩先生的好意，都答應替我做序，我自己已想不寫序文了，但因還有些話須交代，所以重提起筆來做這照例的題目。

這本書是唐氏古文字學七書裡的一種，七書的名稱是：

一 古文字學導論

二 殷虛甲骨文字研究

三 殷周古器文字研究

四 六國文字研究

五 秦漢篆研究

六 名始

七 說文解字箋正

著者最先是治說文的，曾做過說文注四卷，未完成，稿本今陷在遼寧。其後治金文，又後治甲骨文，又後十餘年，始決未甲骨、金文、六國文字及秦篆未作名始，用以代說文。又後兩年，稿已畧具，但自己覺得是失敗的。因為把許多不同時代的材料，驟然合併，易致混亂，每一系文字沒有經過嚴密整理，驟然論述，

難免錯誤。因又改變方針，先將每一系文字單獨研究，等獲到結果後，再合併起來，組成全部的歷史，就是名始。因為名始裡面所用的系統和方法，大都是前人所沒有知道的，所以想把名始裡的體例，寫出一部古文字學導論來放在最前。又因為名始裡不能完全舉出說文的得失，所以想另寫一部說文解字箋，心來擱在最後。這是摭初七書的緣起。書的命名和編次，不無受了音學五書的影響，所以稱古文字學的緣故，是著者還想在這部分研究告一段落後，能有暇去研究近代文字。

著者原意是把古文文字學導論當名始的序列，但現在却提前發表了，這又是一次的變更計劃，是最近兩年內的經驗所促成的。

前年的暑假，著者想用全力把殷虛文字澈底整理一下，經過兩個多月，稍有一些頭緒，但到開學以後，忙於編講義和上課，就只好擱下了。寒假裡只畧整理劉鶚玉璽所藏的甲骨材料，就匆匆過去。十數年來，在甲骨文字裡的發見，不好算少，然竟沒有寫定的時間。因前人所稱已認識的文字，不過一個，中間有一部分是不足信的，根據我個人的方法，所

識的字，幾可增加一倍，但要寫定成一個系統，却異常困難。把一個確實可信的字所根據的材料蒐集一起，附上解釋，往：要費兩三天的工夫，要全部寫定，至少也得有三四年的閒歲月，一個以教課為生涯的人，打那兒去找這種福氣呢！再則，材料也真不易收集。明義士、劉晦之所藏，雖見了一部分，但沒有全，中央研究院發掘所得，除了已發表的小部分外，深局固鑄局外人無從得見，而等他們的總發表，又遙：無期。這幾部很豐富的收藏，不能完全寓目，驟然寫定，也總是遺憾。於是，在上年的暑假，我又放棄

了全部寫定的計劃，決定先寫出一部分，約百餘字，名為殷虛文字記，以後繼續寫的，自二記以至十記，最後再把米合成一個整部的殷虛文字研究。原來的龐大計劃，現在已縮無可再縮了。

但寫了一部分後，我就感覺到要能先寫一本導論，比這個工作，還切合現時的需要。以前，我只打算到怎樣去完成我的工作，工作完成以後寫出來的導論，當然要比現在所寫的好，但這工作要做多少年，到底能完成不能，都是我自已所不能解答的問題，那末，與其工作若干年還不能完成而寫出一

部較好的，還不如現在先寫出來而慢：地修改。因此，在秋季後，我就開始寫這本書，而把殷虛文字記移至今年秋後再寫定。

我所以要先寫這本書的原因，在引言裡已敘述過。古文字研究本是文字學裡最重要的一部分，但過去的文字學者對古文字無深切的研究，研究古文字的人又多不懂得文字學，結果，文字學和古文字研究是分開的，文字學既因語言音韻學的獨立而奄：待盡，古文字的研究也因沒有理論和方法，是非漫無標準，而不能進步。這一層隔閡，多少年

來，我就想設法打通的。要實現這個企圖，就得把我所持的理論和所用的方法，寫了出來，和學者們共同討論，使古文字的研究，能成為科學。

近年來，考古學，古史學，語言音韻學等科，均有顯著的進步，這些學科和古文字俱有密切的關係，所以古文字的解釋，漸成為時尚。但古文字研究方面，若干年中，並沒有顯著的進展。專門的研究者，除採用吳大澂，孫詒讓，羅振玉，王國維諸成說外，只有坐待着一兩字的意外發見。有一位學者曾屢次告訴我，認識古文字，用不到半年工夫，但除此以外，

無事可做，這是此中的真實情形。

古文字的不可識和不可解釋的太多了，專門的研究者既不能饜足一般人的欲望，別人自然要來越俎代庖了。於是，有的人冥思默索，獨標懸解，有的人附會穿鑿，自詡能事。因為這裡本沒有是非的標準，所以人人得自立其說。漸至毫無常識的人，也來著書立說，以自躋於學者之列。而有些庸俗的學者，缺乏選擇的能力，一字的解說，兼采數說，莫衷一是，同一的偏旁，此從甲說，彼從乙說，而自為矛盾，使一般的讀者，目眩五色，不知所從。這些研究中間固

然也有很好的發明，却被這種混亂情形所掩蔽了。

有些學者，照見這種混亂的狀態，看出了精誠式方法的底蘊，就看低了古文字研究的價值。有些輕視，或是出於誤解，但古文字研究的本身，確有可被輕視的地方，這是應該自覺的。許多有志於研究古文字的人，他們企求把古文字認識或了解，單是前人成說是不夠的，而近來的新說，又是無所適從，他們勢必趨於拘守成說或恣意放言的兩條路上，這種情形，又是急需矯正的。所以，我不得不把這本書趕緊寫出來，以期建立起是非的標準，並開闢出

研究這一學科的新途徑。

因為這樣，在本書^裡不免要批評到許多學者的錯誤。這裡面很多是著者所敬服的前輩和密切的朋友。就如羅振玉先生，他對於著者的學業，曾有不少的鼓勵，他的一生著述和蒐集材料的盡力，在學術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，甲骨學可以說他是手創的，但他那種考釋文字的方法是著者所不能完全同意的。著者雖已盡力避免指摘別人的地方，但有些說話是不客氣的，在這裡，我真誠地向諸位表示

歉意。

同時還要請學者們原諒。因為我所提到的只是不得不明的是非，並不是有意蹈文人相輕的惡習。雖則是非有時不易明，自我過強的學者架不住非也。二字，可以立刻反唇相譏。郭沫若氏曾告訴我，昔人有一字之師，今人有一語之敵。不過，治學問而至不敢明是非，還成什麼學問。學問本只是求真理，我們找出自己過去的不是，指摘別人的不是，同時也願意別人指摘我們的不是。

我這本書，很願意有人指摘其中的錯誤，但有一事得預先聲明。我所敘述的例證中，深明音韻學

的人也許要指出若干條在音韻學上是講不通的。著者音韻學的知識極淺，不免有錯誤的地方。但在

另一方面，著者沒有給音韻學裡許多規律所束縛，或更能適合於上古音的研究，正和研究古文字而不為六書說所束縛一樣。一般的研究古音，最早的

只是周代的音，但從文字的研究，却可追尋出更早的音。𡗗和喜，今音迥異，依我的聲化象意字規律，則喜字當從口𡗗聲，卜辭𡗗_難字，今作𡗗_難，就是一個很

好的證據。𡗗、鼓和鼓，今音有別，依我的字形通借規

律，𡗗和𡗗是可以通用的。_{卜辭有鼓鼓兩體，𡗗及𡗗亦通用。但舊以𡗗為鼓，則誤。}

有別。又依聲化象意字規律，鼓和𡗗都從從立聲。𡗗，𡗗都象擊鼓，立字實像鼓形，那末，立字本當讀若鼓。因為這是較近擊鼓的聲音。例如：磬為擊磬音。卜辭有一習語，曰有希，其出有來，嚮來莫得其解，希字舊或誤釋做求，郭沫若依孫詒讓釋做希而改讀做崇，確是一個很好的發見，但𡗗字郭氏釋為磬，却和羅振玉所釋的𡗗一樣，並沒有確實的理由。卜辭的𡗗字，有時寫作𡗗和𡗗，我在最初治甲骨文字時，就釋做𡗗，𡗗，𡗗，鄭三字，因同從立聲，所以可通假。但卜辭的意義還不能明白。在前年整理時，才發見卜辭常